

· 最新中医药 ·

陈宝贵教授调治肝病证候的用药经验

刘森¹, 寇子祥², 陈宝贵²

(1.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300193; 2. 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专家门诊, 天津 301700)

摘要: 陈宝贵教授从医 56 年, 效验颇丰, 认为肝病证候是临床常见病候。调治肝病常从虚实分病机, 以补泻为治则, 用药经验丰富。现从调治方法入手, 对陈教授的用药经验加以介绍, 并附临床验案一则。

关键词: 陈宝贵; 名老中医经验; 补肝; 泻肝; 用药经验

中图分类号: R249

文献标识码: B

DOI: 10.3969/j.issn.1671-3141.2022.025.019

本文引用格式: 刘森, 寇子祥, 陈宝贵. 陈宝贵教授调治肝病证候的用药经验 [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22, 22(025): 74-77.

Professor Chen Baogui's Medication Experience in Regulating Liver Disease Syndrome

LIU Sen¹, KOU Zi-xiang², CHEN Bao-gui²

(1.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 2. Expert Clin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Wuqing District, Tianjin, Tianjin 301700)

ABSTRACT: Professor Chen Baogui has been in medicine for 56 years and has a lot of experience. He believes that liver disease syndrome is a common clinical syndrome. The regulation and treatment of liver disease often divides the pathogenesis from deficiency and excess, and takes nourishing and reducing as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and has rich experience in medication. Now, starting with the method of regulation, I will introduce Professor Chen's drug experience, and attach a clinical trial case.

KEY WORDS: Chen Baogui; the experience of famous and old Chinese medicine; nourishing the liver; purging the liver; Medication experience

0 引言

陈宝贵教授是全国名中医,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博士生导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 对于调治肝病有着独特的见解及丰富的用药经验。肝的生理功能正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肝者, 罢极之本, 魂之居也; 其华在爪, 其充在筋, 以生血气”所言, 故而肝的生理机能出现问题, 则证候丛生。陈教授认为在临床杂病之中, 与肝相关的证候常常占据主导地位, 肝病证候纷繁, 病机混杂, 若以主要病机辨证, 可分为虚实两类, 实与虚的病机常互相联系, 分辨孰轻孰重需细察体会。对于肝实与肝虚, 以平衡肝的生理功能为调治方法, 则可分泻肝法与补肝法。笔者有幸跟诊学习, 现整理陈教授调治肝病的辨证特点、用药经验如下, 与同道分享。

1 泻肝

1.1 疏肝解郁

肝郁气滞证, 常见临床表现有: 情志抑郁, 善太息, 胸胁、少腹胀满疼痛, 走窜不定, 或咽部异物感, 或甲状腺结节, 妇女可见乳房胀痛, 月经不调, 痛经。舌苔薄白, 脉弦。《素问·平人气象论》云: “脏真散于肝, 肝藏筋膜之气也”。故肝之为病, 肝气不利者常有胸部满闷、胁肋胀痛、噯气不舒等症。陈教授认为胸部满闷者, 常因肝气上逆, 气机不畅。胁肋胀痛者, 常因肝气之横恣。噯气不舒者, 常因肝气之滞。且病情轻重与情绪变化关系密切, 《黄帝内经太素·九气》注“若纵志放情, 怒以气上伤魂, 魂伤肝伤也……若忧悲气消亦伤于魂, 魂伤肝伤也”^[1]。陈教授以疏肝理气为法则, 治疗时根据气滞的部位与程度选择适当的方药组合, 例如柴胡舒肝散、越鞠丸、逍遥散、半夏厚朴汤等化裁加减, 常用药有: 柴胡、香附、川芎、郁金、乌药、小茴香、川楝子、陈皮、青皮、沉香等。

作者简介: 刘森 (1997-), 女, 云南,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中医内科学。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对此论述道：“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气滞多兼加血瘀，血瘀亦致气滞，气血相互影响，且肝为血脏，故常气病及血。故临床中组方除理气药外常加以理血化瘀之品，如川芎、桃仁、红花、赤芍。陈教授根据病情酌加龙骨牡蛎，补气之黄芪，治疗效果更佳。龙骨牡蛎可敛肝郁，且有开通之性，对于肝气横逆者，可起到良好的药效。理气剂中加入少量补气之黄芪，可振奋气机，增加理气药之功效。气郁血郁或气滞血瘀者常用药有柴胡、香附、郁金、沉香、苏梗、川芎、丹皮、桃仁、泽兰、乌药。气滞较重时或可增用青皮、槟榔、木香、大腹皮等。

1.2 清肝泻火

肝郁，郁久有化火之势，肝郁化火者，《本草求真·脏腑病症主药》云“是犹木之值于风感厥厥动摇，日久必有摧折之势，不治不足以制其暴也”^[2]。气滞者，常伴痰浊，郁火与痰浊共同作用，临床表现有：胆怯易惊，惊悸不宁，失眠多梦，烦躁不安，胸胁闷胀，善太息，头晕目眩，口苦，呕恶，舌淡红或红，苔白腻或黄滑，脉弦缓或数。治疗当清化痰热，和胃降逆。可选用黄连温胆汤加减。陈教授认为风痰兼具者，当兼而治之，可加用青皮、沉香、郁金等理气豁痰药。

肝胆疏泄不利，有成湿热实火之弊。对于肝胆湿热实火，肝经湿热下注证，临床表现有：阴肿，阴痒，阴汗，小便淋浊，或妇女带下黄臭等，舌苔黄腻，脉弦数有力。治疗当清泻肝胆实火。可选用龙胆泻肝汤加减，龙胆大苦大寒，既泻肝胆实火，又利肝胆湿热，切中病机，是为君药。

肝火炽盛证者，气逆动火或气火上炎者，常见临床表现有：头晕胀痛，面红目赤，咽痛、口舌生疮、耳鸣作堵、目赤肿痛，或有眉棱骨痛者耳鸣，性情急躁，烦满胁胀、胁痛等，舌红苔黄，脉弦数。肝气过盛，肝火上炎，当清热凉肝，能泻肝经实火，直折火势，可选用龙胆泻肝汤、泻青丸、当归龙荟丸等方剂。宜用青黛、女贞子、龙胆、青蒿、前胡、芦荟、羌活、钩藤、川芎、当归、薄荷等。脾肺肝正常状态下，可互相制约影响，因此肝火上炎之势炽盛的同时常伴见一些脾虚肺弱之证，当酌情增用补肺养脾之品。

2 补肝

肝开窍于目，肝血虚或肝阴虚者可见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或夜盲等眼部症状。肝藏血，因此肝血虚的妇女常见月经量少色淡，甚则闭经，爪甲不荣，面白无华，治则当以滋补肝血为主。肝阴虚者，于更年期妇女等常见五心烦热、潮热盗汗等症，治则当以柔肝滋肾，育阴潜阳。阴虚阳亢，肝风内动者，上犯脑窍，则有头痛、眩晕、烦躁失眠等症，肝风走窜四肢，经络牵扯，则又有肢体麻木，关节拘急，手足震颤，肌肉瞤动，皮肤瘙痒，或有难以言明的肢体疼痛麻木，例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曲直汤》中有一典型案例：“肝虚可令人腿疼……曾治一人，年三十许，当大怒之后，渐觉腿疼，日甚一日，两月后，卧床不能转侧。医者因其得之恼怒之余，皆用舒肝理气之药，病转加剧。后愚诊视，其左脉甚微弱，自言凡疼甚之处皆热。因恍悟内经谓‘过怒则伤肝’，所谓伤肝者，乃伤肝经之气血，非必郁肝经之气血也，气血伤，则虚弱随之，故其脉象如斯也。其所以腿疼且觉热者，因肝主疏泄……气血凝滞，而作热作疼，所以热剧之处，疼亦剧也”^[3]。临床常见肝虚兼加其他脏腑经络气血病理之征象。滋补肝脏之方有：一贯煎、六味地黄丸等。常用药有：黄精、地黄、沙参、麦冬、山茱萸、白芍、乌梅、阿胶、野菊花、杜仲、枸杞、天麻、当归、牛膝、肉苁蓉等。

3 常用药

3.1 龙骨与牡蛎

陈教授认为用龙骨、牡蛎可敛肝火，治疗肝气横逆，且认为龙骨、牡蛎性虽收涩，而实有开通之力。两药合用者，最经典莫过于张仲景之桂枝龙骨牡蛎汤、柴胡龙骨牡蛎汤诸方。《神农本草经》载龙骨“味甘，平。主心腹鬼注，精物老魅，咳逆，泄利脓血，女子漏下症瘕坚结，小儿热气惊痫”；载牡蛎“味咸，平。主伤寒寒热，温疟洒洒，惊悸怒气，除拘缓鼠痿，女子带下赤白。久服，强骨节、杀邪气、延年”。对于历代医家合用此两味药的记载卷帙浩繁，近代张锡纯所创之十全育真汤、既济汤、来复汤等等多种自拟方中也均有龙骨与牡蛎。张锡纯有论云“龙骨、牡蛎最能摄血之本源……二药并用，能使血之未离经者，永安其宅，血之已离经者，尽化其滞”^[3]。《灵枢·本神篇》“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肝为阴脏，主藏血，龙骨与牡蛎可以安血之宅，并化血气之滞，妙用无穷。

3.2 山茱萸

陈教授临床善用山茱萸,认为其气温主补,味酸主收,虽为涩剂,既能敛汗,又善开通,因此肝虚者服用效果尤显。《神农本草经》谓“山茱萸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痹”,张锡纯谓“萸肉不但酸敛,而更善开通可知……盖萸肉得木气最厚,酸敛之中大具条畅之性,故善于治脱,尤善于开痹也”^[3]。肝肾同源,山茱萸入肝肾二经,可滋补肝肾,益其源,使闭者通,利者止。《本草思辨录》载其“二月开花,一交冬令,即便结实,是全禀厥阴木气。而实酸温,足以温肝祛风宣窍,故又治鼻塞耳聋目黄面疱。其色紫赤,兼入心包,且乘风木疏荡之姿,汗为心液,焉得不溱溱以出汗”^[4]。可知山茱萸还可治疗鼻塞耳聋五官病症,还可发汗透邪。虽一家之言,可资借鉴。选用山茱萸药材时当舍去陈旧、肉少者。

3.3 当归

陈教授认为当归既能活血以祛风,缓肝急,又能生血以补虚,于理血药中增入生血之品,可化血分之滞,血行而风灭。张锡纯云:“当归者,以肝为藏血之脏,既补其气,又欲补其血也。且当归味甘多液,固善生血,而性温味又兼辛,实又能调和气分也”^[3]。《本草别录》载其“味辛,大温,无毒。主温中,止痛,除客血内塞,中风痙,汗不出,湿痹,中恶,客气虚冷,补五脏,生肌肉”^[5]。当归可与山茱萸并用,补养而不伤,以治肝虚。以王清任活血祛瘀之法,将桃仁与当归合用,可去瘀而通塞。

3.4 沉香与郁金

陈教授认为沉香平肝下气而坠痰涎,降而能升,且可暖精助阳温中,《神农本草经疏》记载郁金“禀天令清凉之气,而兼得土中金火之味,故其味辛苦,其气寒而有毒。洁古论气味俱薄,阴也,降也,入酒亦能升。入心、肝、胃三经,故治血积。气降而和,则血凝者散,故主生肌止血……其性轻扬,能开郁滞,故为调逆气,行瘀血之要药”^[6]。现代研究认为郁金具有调节神经递质、抑制神经炎症、保护神经元、调节神经内分泌、抗血栓等作用^[7]。陈教授将沉香与郁金合用,疏肝郁,降气逆。对于失眠或气机不畅的患者,沉香与郁金合用常能够取得较好的疗效。

3.5 黄精

《名医别录》载黄精“味甘,平,无毒。主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5]。陈教授认为黄精润养精血,填精髓,助筋骨,且禀土之精气而生,对于肝炎患者,食欲不佳,肝虚诸症,可用当归与黄精相伍,尤为适用。现代医学表明黄

精多糖主要通过抗氧化来对力竭训练导致的肝损伤、酒精性肝损伤和 CCl₄ 诱导的肝损伤发挥一定的保护作用^[8]。

4 典型医案

李某,女,49岁,初诊症见:两侧胁肋胀痛,走窜不定,乳房时有胀痛,月经不调,情志抑郁,善太息,入睡困难,夜寐不宁。面色不荣,舌色淡暗,脉弦滑。辨证为:肝郁气滞兼肝血虚证。处方予:柴胡 10g,当归 10g,赤芍 10g,茯苓 10g,沉香 3g,郁金 10g,郁李仁 15g,生龙骨 30g,生牡蛎 30g,合欢皮 15g,炒酸枣仁 15g,丹参 30g,甘草 10g,14 剂,水煎服。二诊时,患者失眠症状以及乳房胀痛症状较前改善,两侧胁肋仍时有胀痛,诉有拘急收紧感,于前方基础增加延胡索 10g,川楝子 10 克,柴胡增量至 20g,又 14 剂。三诊四诊时,患者诉胁肋胀痛较前明显减轻,观其面色和润,已无初诊时的抑郁面容,舌淡红,脉弦缓,分别予二诊处方 14 剂。五诊诉已无胁肋胀痛、无乳房胀痛,病得痊愈。陈教授每次诊疗这位患者的过程中均温言细语相劝解,努力疏导患者情绪,或以长辈身份作棒喝语加以引导。按:本病案属于典型的肝郁气滞证,兼加有肝血亏虚,治疗以疏肝解郁为主,补养肝血为辅,方由柴胡疏肝散化裁而来,陈教授以柴胡、川楝子疏肝理气、行气止痛,赤芍入肝经血分,可化瘀止痛,当归活血通经,沉香、郁金调畅气机、止痛,兼入血安神,茯苓补益心脾、宁心安神,龙骨、牡蛎镇惊安神,合欢皮解郁安神,酸枣仁养心补肝,丹参活血祛瘀止痛除烦,延胡索能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专治一身上下诸痛,甘草调和诸药。纵观全方,配伍得当,共奏疏肝解郁之功。患者共服 56 剂而愈。

5 小结

陈教授临床治疗杂病,除了以中药治疗以外,常给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善言相劝,嘱咐患者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保持良好的心态,摒除经历中痛苦的经验,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多进行户外活动,有时还会根据患者的工作性质替患者想出合适的锻炼方式。陈教授认为情志疏导对于肝的调治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中药药物调治肝的方法如果细分,可分为舒肝、疏肝、柔肝、清肝、镇肝、温肝、缓肝、滋补肝阴、散肝等。本文仅以病机虚实为切入点,从补肝与泻肝角度粗论陈宝贵教授治疗肝脏病

证的经验,有不详尽之处,请同道指正。

参考文献

- [1] 隋·杨上善. 中医十大经典系列 黄帝内经太素 大字诵读版[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8-9.
- [2] 清·黄宫绣. 本草求真[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286.
- [3] 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82-97,485-486.
- [4] 清·周严. 本草思辨录 4 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136.
- [5] 尚志钧. 名医别录辑校本[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19-20.
- [6] 明·缪希雍撰,夏魁周,赵瑗校注. 神农本草经疏[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135-136.
- [7] 马建福,王豆,李涛,等. 郁金治疗卒中后抑郁的药理机制研究进展[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2,28(07):276-282.
- [8] 杨迎,侯婷婷,王威,等. 黄精多糖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现代药物与临床,2022,37(03):659-665.

(上接第 73 页)

- [23] 于政,陶嘉磊,袁斌. 小儿湿疹的中医治疗进展[J]. 江苏中医药,2021,53(2):78-81.
- [24] 涂园园. 小儿湿疹方治疗小儿湿疹临床观察[J]. 实用中医药杂志,2021,37(5):874-876.
- [25] 边雪芳,董小双,章岚岚. 苡仁祛湿汤治疗小儿湿疹的临床疗效[J]. 中国现代医生,2021,59(18):142-144.
- [26] 董凡,张慧,黄博明,等. 婴幼儿湿疹中医外治研究进展[J]. 实用中医药杂志,2021,37(3):514-516.